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二十三回 貪功謀害傾家業 遇救收留脫網羅

當時太子見問，曰：「此人乃安員外從姪兒。惟今愚兄有急難，刻夜要奔出王城，是以待來一別，未知汝令堂母貴體近日痊癒否？」侯拱曰：「哥哥，家母病勢倍加沉重，但未曉汝有何急難，要連夜奔逃？」太子低言曰：「兄弟，吾一日不別汝，一日不說知。今急難分離之際，不得不直言真情矣。吾非別人，乃東宮太子慈雲也。只因日中排擺牛羊陣，過往神殺了公差，惹出大禍，安周平盤潔出根由，往濟南府出首擒拿，不日兵到。故小姐改裝隨吾奔出，王城無處可投，且跑往潼關，知會高王。倘汝母痊癒日，即可到關相會，不可在家作此市井賤役。孤或藉天佑，有回朝之日，同享榮華之福。」侯拱聞言大惱，罵聲：「安周平逆賊好狠心！不保東宮殿下，反助奸臣，惡逼吾君臣弟兄分離。只恨吾家母有病不痊，是至不能即日隨駕，只可恨安周平為人心術不端也。惟今時交二鼓，想必內城已關鎖了，不免待至明天五更，城門開放，奔走未遲。他到濟南府出首，有三天後方能到此。休得著忙，且排上夜膳飽食五更，然後待弟送二人出城。」

太子聽了，無奈只得留下。用過晚膳，言談一番，不覺已是五更初。是晚侯拱進內，近母親牀邊將結拜王勇不料是當今殿下慈雲，「卻被安員外往濟南府出首。敢得他女兒報知消息，今天一同逃走。母親應該痊癒，三兩天安寧；若果該命絕，一兩天好死去，待孩兒隨從保駕。」

姜氏怒笑交半，曰：「可惱狂莽兒，好生不孝！人之生死有定，豈汝所得心願取捨？」語畢侯拱出堂。太子、瑞蘭辭別。侯拱一程送出王城，弟兄灑淚分離。太子叮囑：「早日到潼關相會。」侯拱允說：「哥哥二人前途保重。」分手而回，按下慢表。

再說安周平到得濟南府，一一稟明。知府大驚，即日傳諭知會文武官員刻日興兵一千，日夜跑走。一連三天，到得歷城縣。眾兵將安家莊重重圍困下。是日安周平進內堂，不見了太子，大驚，慌忙進內堂，一見妻即動問：「太子何在？」鄧氏見問，兩淚交流，曰：「汝女兒不肖，口是心非，好好奉承於妾，用酒灌醉於我，夾帶了金銀，一同太子逃走了。」

周平驚怒，騰騰跑出堂下跪：「總兵大人，知府大老爺，不想老漢女兒不肖，通知消息，夾帶了金銀與太子逃奔去了。望懇大人發兵，各路追擒。」總兵大怒曰：「好生可惡，誣騙本將軍勞師動眾，死有餘辜！」吩咐：「鎖押起。」命眾兵且搜查來，將金銀器皿、貯積穀糧抄出，滿門奴婢押回營所，將屋宇、田地產業歸於官庫，再命兵丁各處盤查。按下不表。

再說太子、瑞蘭君妻二人逃出數天，此日未時候忽狂風一陣，山前跑出一猛虎，將君後二人衝散。君東妻北。此獸不傷害者，想必待他君臣折散，各各易於行走，也未可知。

此事先表安瑞蘭，驚得魂飛魄散，嚇死在海旁邊。悉遇一漁翁老夫妻，兩口灣舟於海旁正在造炊早膳。漁翁出船頭一看，只見一少年身穿白綾、下著紅紗褲子，睡在海旁側，覺得稱奇，「莫非死去之人？」即跑上岸途，見此美少年面如土色，大呼數聲，只見悠悠一息之氣。漁翁即呼喚妻子扛抬此人上舟船。將息一刻，悠悠漸醒。妻子將熱湯灌入口中，騰騰喝下。雙目一開，只見舟中兩位白髮公婆，心下未明在於舟中，即請問公婆名姓，「緣何救搭吾在此舟中？」

老漁翁曰：「老拙名王福，是一海捕魚人。老夫妻操舟度日。請問少年極似女扮為男模樣，未知是否？高姓尊名，那方人氏，驚死於海旁有何緣故？」瑞蘭見問，想他兩老漁翁夫婦，生得慈祥之貌，料非凶強之輩，不妨實說。即曰：「奴實小小弱女，是梅花莊上安周平之女，歷城縣人。不幸生母歸世日久，只因後母不良，屢遭鞭撻之苦，今趁奴父往別縣收取租業，要圖陷害，故出於無奈，改扮為男逃奔出外，投親母舅。不想閨幃嚴守，寸步未登外堂，那知母舅在那方？奔逃數日，誤進荒丘海旁，卻被狼虎趕逐。只道性命傷殘，今得老丈夫婦救搭，恩德如天。還請問此處是何地頭？」

漁翁曰：「此地非歷城縣，乃同府隔縣禹城縣也。問水道舟往三天可至，安小姐可放心，待老拙夫婦送汝回歸，自得父女重逢，可將此情由白知父親，自有責罰後娘兇惡，自後不敢作難小姐矣。」安小姐聞言含淚曰：「奴今有意逃出，又未知父親何日回家。倘或吾先回，父親仍未歸家，後母肆虐再難堪矣。奴今在此無恩可報，願拜老丈夫婦為父母，早晚侍奉，少報深思，未知容納否？」漁翁夫婦喜悅，齊言：「吾兩者並無男女所出，今安小姐自願屈身拜繼，是萬千之幸。惟老夫婦心有不安，想來小姐乃玉葉金枝之貴，我乃微賤一蛋戶之家，怎好屈辱小姐，恐憂福薄難當。」小姐曰：「何須過謙別分貴賤。奴蒙汝夫婦再生之德，是意出於至誠，且請坐下，待女兒叩禮。」夫婦大悅，挽扶而起。一同用過早膳，解纜開舟也且慢表。

再言太子被虎衝散，恰似喪家之犬、漏網之魚，跑走一程，已有□里之路，神魂定下，曰：「不好了，吾乃男子漢，抵捱過多勞苦，易於逃遁。安小姐與孤許下終身，他乃未出閨幃弱女，想來□有九死害於虎口無疑矣。可憐他少年弱質，一心為孤逃難，害他一命，即鐵石肝腸，不無下淚，令人痛心。倘孤有日登朝決不辜負汝恩情也。」一路慘傷下淚，道向西北而走。要往潼關非三天兩日可到。一路行程□餘天，仍是山東萊州府。日跑行程，夜宿旅店，獨行自走寂寞淒涼。時維殘夏，初交秋日，金風薦爽，萬籟無聲。行至人煙蕭索之地，荒丘曠野，無人之處，黑夜中難以行走，只得身投古廟歇息一宵，然後跑路。不想是夜偶遇一鼠賊，偷盜東西也進廟宇中躲宿。

當下太子熟睡，一日跑走，勞苦困倦，臥去鼻息如雷。賊人大喜，只見太子旁側一囊拋下。伸手揀拾覺得沉重，抖開內有金銀□餘錠，約有二百餘兩。急忙忙攜起跑出廟宇而去，言：「今宵爽快，出門不一刻得此大注財帛，妙不過也。」有太子睡至紅日東升，悠悠醒來，不見了香囊。四週一觀，言：「不好了，昨夜睡去，卻被賊人盜去香囊，銀子盡去一空。想來真乃命蹇時乖。既沒了銀子，怎生度日覓食？」左思右想只得跑出廟宇中，想來：「乞丐求食，豈不辱沒先王祖宗？但思昔日臥龍太子也曾出街頭叫化，後來也能興周家天子。吾先朝呂蒙正丞相也曾寺門求借糧米，尚被僧人所辱，後來中試，位至首輔之尊。今且不免效著古人，從權行事，也出於無奈矣。」

行行不覺到一街道中鬧興之所，人煙稠密。悉遇巡按御史程光到境，太子不知迴避，撞至攔鑿。役人大喝：「該死瞎目乞丐之徒！要撞大人馬頭，拿下！」差人正要動手，有程按院在大轎中一看，此人年紀□六七上下，生來堂堂一表龍鳳之姿，斷非下等流人。喝聲：「且住。將此人請下船，不許動粗。」家丁人見程大人如此吩咐，不敢動手，且留下同行，一齊下了大舟。程大人下坐，吩咐帶進太子至大艙。太子一見倒身下跪曰：「大人在上，小人叩頭。」

程大人曰：「看汝一少年，堂堂一表，也該知其國法，緣何將好本院馬頭直撞？幸本院不以此為較論。汝是那方人士，緣何充作乞丐下流？且直言知本院。」

太子曰：「大人聽稟訴上。小人乃河南省潼關湘陽人氏，姓周名俊，隨父貿易於山東，販賣綢匹，卻被強賊打劫。父墮水中，死生未卜。小人水裡逃生，進退無門，只得忍辱偷生，街頭乞丐。至饑餓中，頭暈目花，衝撞大人輪駕，罪該萬死。惟幸大人恩涵赦宥，深感大恩，如天之廣矣。」程大人曰：「本院也順道巡政河南，且跟隨本院回歸故土，尋訪著落父親，自有骨肉重逢之日，汝心意如何？」太子聞言大悅，不住連連叩首，「得蒙大人福星恩照，來生犬馬圖報，小人何其幸也。」叩首而過小舟，一路隨著程爺往河南地面而來。

一路涉水登山，所到各道路卡口關津俱有文武官員迎接。擔拾至月餘方到河南境界。進於開封府城任所，本城眾文武官員迎接叩見畢，俱備回衙中。程爺日暇無事，盤詰太子，只見此子對答如流，氣象迥非凡質，心下糊疑，故一心不敢賤役此人，相隨不離左右。

是夜八月中旬，□五佳節，太子吃酒多過數盅，不覺在花園中望月亭身睡熟。時交二鼓。卻言程光老爺並無子嗣，單生一女，乃前妻正嫡所產。是夜，程玉霞小姐喚同心腹婢杏桃並夏蓮出國要頑。只因小姐隨父到任七、八天，府行廣大，未及遍遊內外，今

夜趁月明佳節，遍遊內外廳堂，又到花園頑耍。主婢三人於樓台上排開桌子，香焚噴鼻，果品滿案。拜月焚香已畢，各逕閒遊。只見青鬆古柏，秀茂參天；黃菊桐花，芳香透苑，枝頭燦爛，皓魄光輝。主婢正遊行間，將近望亭中，只見豪光一起，一金龍出現，倏忽不見了。

小姐嚇了一驚，喚杏桃速往看來。杏桃領命進步一觀，並無一物，只有一人在亭中打睡鼻息呼呼，即回步上稟：「小婢並不見一物，只有老爺前者在山東帶來周生在此打睡。」小姐暗驚：「曾聞父親稱贊此人『今須落泊，久後乃大貴之人。』今見真龍出現，非同小可，不免待奴暗中詰問明此人，托了終身，況此子生來堂堂一貌，實稱吾心。想杏桃是奴心腹之婢，夏蓮不可與聞，只憂他敗泄事風。」想定，只呼夏蓮回繡閣煖茶泡好送來，夏蓮領命而去。再吩咐杏桃將提籠引道至望亭一照，果見周生熟睡，猶如一芍藥少年，不勝暗羨，命杏桃呼喚醒周俊。

杏桃呼喚了數聲，「小姐到亭中拜月！」太子夢中驚覺，急忙忙起來曰：「小子只因酒多數杯，一時睡熟，不知小姐貴步到此，有失迴避，懇乞恕罪。」小姐低聲曰：「請問先生仙鄉何處，高姓尊名？」太子曰：「小人乃山東濟南府人，名周俊。父貿易為商，江中被劫。得蒙大人救搭，深感大恩。」

小姐含羞欲語，冷笑不言，欲言又止。杏桃會了小姐之意，開言曰：「請問周相公，家中有昆仲幾人，可曾定結良緣否？」太子曰：「家中兩賤弟兄。弟幼在家功書，惟小人父親選擇姻緣太高，尚未定結絲羅。」小姐聞言暗暗大悅，只得含羞曰：「奴乃閨門之女，本不應於周先生之前啟齒，只為終身大事，不得不忍羞直言。不幸生母早喪。父親年紀已高，辛勤國政，於奴尚未結定絲羅。後母時常吵鬧不安。倘父親許親於同僚紈袴之兒，豈不有屈終身？奴觀周先生儀容威烈，氣宇超群，斷非池中之物，願托以終身，未知周先生容允否？」

太子聞言冷笑一聲，曰：「須蒙小姐不棄，但小人一民間賤質，豈敢仰扳小姐金枝玉葉之貴。小姐豈不知，『草蛇難入龍窩，山雞怎歸鳳穴。』此事小人怎敢斗膽允成。」小姐羞得滿面紅紅，不敢答話。只有杏桃告曰：「周相公，小姐以禮持身，不該女以求男，效著當年紅拂故事，實欲以身托於英雄故耳。只恐明珠投於暗地，豈不有屈此貴品之姿？小姐之心盡白於此，懇祈周相公見諒，允成此姻緣，以就訂小姐終身有托。」

太子聞言暗想：「小姐乃聰慧之女，更具此芳姿而能分別貴賤。何妨允準此段良緣？」想罷即曰：「即蒙小姐不棄，不吝惜貴賤懸殊，惟小人學淺才疏，有辱屈小姐。無可為憑，只有對月一拜，以表百歲和諧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小姐低言曰：「此言深為有理。」

杏桃即將氈毯左右鋪陳。二人對月上稟祝蒼天已畢起來，太子無物相贈，只得在懷中取出陸母后包裹血詔書龍鳳白綾一幅，相送遞上，言：「小人家慈在世時繡刺，與小人蓋體。今送上小姐，暫為表記。」未知小姐接轉如何答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